

声音

有多纯粹 就有多迷人

刘颖余

一则不太起眼的消息:

第22届CUBA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运营方日前宣布,在西南交通大学进行的四川赛区基层赛决赛第二回合——西南交大与成都体院一役,吸引了7148人入场观战,创下CUBA基层赛单场上座纪录。

与此同时,CUBA线上转播收视数据飙升。11月23日首经贸主场对阵北大、汕头大学对阵广东工业大学的两场比赛,直播和回放量分别超过225万和200万,西南交大与成都体院的比赛,大量未抢到票的学生只能通过观看直播与场内观众同心助威,单场直播播放量为93万。

尽管消息不起眼,但我还是感到了某种振奋——当下人们对于校园体育的热情和关注,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只是缺乏很好的平台,让这些热情释放出来而已。CUBA一定是这样的平台,它也是国

内校园体育赛事最好的品牌,早已告别成人礼,迄今举办了22届。但要说它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力,我们恐怕还是有点底气不足。

当然不必和NCAA(美国大学篮球联赛)比,以“疯狂三月”为标志和高潮的NCAA,连NBA也要为它让路。

最能说明NCAA疯狂的两件事是:在2015年福布斯品牌价值榜上,NCAA大学篮球四强赛排名第六,品牌价值高达1.5亿美元,而NBA只排在第十;还有,当年奥巴马宣布对利比亚展开军事行动,由于NCAA激战正酣,转播商CBS竟将奥巴马的讲话视频放在屏幕左上角,并将音频切成总统的声音。

一切都是为了保证:总统的讲话不妨碍比赛转播。

就是和台湾高中篮球联赛HBL相比,CUBA也感觉差了许多东西。

这当然不是水平层面的——体育这件事特别有趣,有不少东西其实无关水平。

比如,HBL联赛的仪式感非常强,开场3D秀模仿NBA,中场表演模仿NFL超级碗,联赛发展更是向美国NCAA“疯狂三月”看齐,几乎是全民参与,火爆程度已超过台湾本土SBL联赛。HBL联赛就像是台湾篮球的“春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仪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年年如是,代代相传。开场介绍球员时,球员们需和自己的父母一同进场,让小球员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最后再拍个全家福。

不得不说,这个传统实在是高,它让无数个家庭关心联赛。

HBL还有许多做法代代相传,比如所有男性球员,都是寸头——似乎也无特别之处,但何尝不是对篮球的一种尊重;又如每次打完球赛,参赛选手会抱团弯腰向观众致敬,这当然应视为对于观众的一种尊重。

此外,HBL球队还有专属的球衣和T恤,在专卖店也都有销售,有专门的媒体进行跟踪。可以说,HBL联赛已融入了人们

的生活中,成为一代代人的青春回忆。

NCAA、HBL为什么那么受人欢迎?一言以蔽之,它们展现了体育的纯粹之美。体育有多纯粹,就有多迷人。

这些联赛的球员没有商业利益的羁绊,有的只是青春、热血和对于篮球纯粹的爱。他们也许水平有限,但有的是拼劲,有的是年轻人的热情,更不缺对于学校的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荣誉感。所以,他们的比赛一样好看,一样刺激,一样有逆转、绝杀和泪水。

在不被商业气息污染的校园里,他们是一群纯粹的人,打着纯粹的篮球,做着纯粹的梦,追逐着一个纯粹的目标——胜利。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NCAA就像是现实版的《灌篮高手》。《灌篮高手》为什么迷人,NCAA就为什么迷人。还可以说,校园篮球就像人们的初恋。初恋有多迷人,校园篮球就有多迷人。

我觉得,国内校园篮球绝不缺少纯粹之美,但缺少人家那种几十年一贯之的文化氛围。文化,并不玄妙,它是时间的力量,岁月的积淀。

所以,或许我们也不必着急,但需要用心。CUBA基层赛观众人数创新高,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有关关注,才会有氛围,才能产生文化的种子。

那就自今日起,种下希望之树吧!总有一天,我们的校园体育文化也会蔚然成林、春色满园。

让我们重温2019年体育带给我们的欢笑与泪水,品味那些值得铭记的瞬间。



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19年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团体决赛中,由林声、孙一文、许安琪和朱明叶组成的中国队战胜俄罗斯队,时隔四年再次夺冠。

①7月21日,中国队选手在颁奖仪式上庆祝。

②7月21日,中国队选手朱明叶(中)在夺冠后激动不已。



③12月7日,中国选手郑姝音在世界跆拳道大奖赛总决赛女子67公斤以上级决赛后庆祝夺冠。

④5月17日,中国选手郑姝音在2019年世界跆拳道锦标赛女子73公斤以上级决赛颁奖仪式上哭泣。



新华社记者

五味杂陈中,2018亚运会包揽4金的篮球走过了让人难忘的2019年。失利需要正视,亮点不能忽视,改革仍在继续,未来依旧可期。

中国篮球,挑战与机遇并存。

因为对阵波兰队最后时刻的失误和整体上不尽如人意的表现,中国男篮经历了噩梦般的2019年篮球世界杯。在分组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中国队一胜二负未能杀入16强。排位赛中,中国队又输给尼日利亚,从而被伊朗队抢走了以亚洲最好成绩直通东京奥运会的资格。

明年的奥运会落选赛上,在拥有加拿大、希腊等世界级强队的分组中想要抢到一个名额,难比登天。因此,中国男篮无缘2020年东京奥运会基本上已是事实。

在创造辉煌的北京奥运会后,从2009年兵败天津亚锦赛开始,中国男篮走入了长达10年的低谷。

与此同时,青年一辈的国手们在同年龄段的世界大赛上也经历了惨痛一败。U19男篮世锦赛小组赛前两场比赛中,拥有郭昊文、姜伟泽、徐杰等CBA当红小生的中国国青队分别以57:106和56:119输给塞尔维亚和法国队,两场比赛雪崩般的失败让人讶异。

男篮败北,女篮则仍有希望。虽然2019年曾不敌韩国队,但中国女篮依然如愿获得2020年2月即将展开的奥运资格赛参赛资格。

三人篮球方面,中国国家队可谓战绩辉煌。6月,在2019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中,中国女队以19:13力克欧洲劲旅匈牙利队,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三人篮球历史上的第一个成年组世界冠军。11月,国际篮联公布了入围2020年东京奥运会三人篮球比赛的首批球队名单,中国三人篮球国家男、女队双双在列。

篮球世界杯失利带来的余波,让CBA新赛季的前景一度令球迷们颇为担心。在赛季开始前,CBA联盟发布了《敢梦敢当》联合宣言,宣言中表示:“在刚刚结束的FIBA世界杯上中国队的

惨痛失利,暴露出了中国篮球与国际一流水平的巨大差距,作为中国篮球的重要组成部分,CBA联赛肩负着为各级国字号队伍输送人才的国家责任以及推动篮球运动发展、扩大青少年受众基础的社会责任。痛定思痛,我们清醒地意识到CBA联赛存在的各种系统性和深层次挑战。然而,挑战与机遇并存,世界杯的失利将激发CBA联盟每一个篮球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开赛后,CBA并未出现“冷场”,关注度呈现喜人态势,收视率、上座率较去年同期均有提升。不仅收视率屡攀新高,门票售罄的比赛场次也比以往有显著增加。

女篮方面,WCBA新赛季的战绩同样激烈。球员方面,中国女篮中锋韩旭则在WNBA2019选秀大会上被纽约自由人队选中,成为继郑海霞之后通过选秀登陆WNBA的第二名中国女篮队员。

改革中的CBA联赛,大学生球员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篮协主席姚明也曾表示:“未来中国体育的人才一定是学校培养的。”

在2019年的CBA选秀大会上,北京大学前锋王少杰被北控队选中成为新科状元,在已进行的轮次中表现可圈可点。选秀的二、三顺位也同为大学生球员:加州州立大学的孙思尧和厦门大学的袁堂文分别被同曦队和四川队选中。而在今年1月进行的2019年CBA全明星新锐挑战赛中,大学南北联队以90:88取胜,在星锐赛创立的第二年,便击败了由CBA职业球员组成的CBA星锐队。一年之间的胜负易手,令人不可再忽视大学生球员整体水平的提高。

世界杯失利后,姚明曾说:“这一次算是我们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吧。世界的水平与我们(拉得)真是越来越大了,我们必须去努力地爬,从职业联赛到培训,再到青少年的体教结合。我们有坚定的决心走下去。我不会停止改革,我们不能半途而废,必须更为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已经知道了世界的格局,必须向着世界先进的水平看齐。”

站在谷底,眺望明天,以2019年为起点,中国篮球正在迈向新的未来。(执笔记者:马楷、参与记者:林德初、王沁鸥、朱翔、张逸飞)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5日电)

被视为中国足球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几经延迟至今仍未出炉——

足球职业联盟缘何“迟到”

本报记者 李元浩

正当中国足球的几支国字号球队在这个冬季艰难渡日时,被视为中国足球深化改革重要标志之一的足球职业联盟,其筹备和组建过程也远没有外界预期的那么顺利。

记者日前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原定在12月初成立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因相关手续问题至今仍未出炉。

如果没有大的意外,足球职业联盟预计最快将在明年春节后完成注册时成立。

从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中明确提出建立足球职业联盟,到2016年中国足球组建职业联盟筹备组;到今年10月足协表态职业联盟筹备顺利,再到成立时间频频推迟后,足球职业联盟的“一再”迟到“引人关注。”

成立时间一推再推

“我会把组建职业联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筹备工作小组,目标是在今年10月把职业联盟组建起来。”这是现任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上任伊始,对于足球职业联盟筹建的一番表态。

不过,经过几个月的摸索和实践,职业联盟的筹建也许并非陈戌源预期的那么顺利,也间接造成了联盟成立时间一推再推。

2015年出台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建立职业联盟,同时还提出了具体细节要求。

2016年,中国足协组建了包括足协、联赛和俱乐部等各代表在内的职业联盟筹备组。

2017年,由富力投资人张力担任组长,富力俱乐部副董事长黄盛华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筹备组,全面展开筹备工作。

今年8月,经历换届的中国足协牵头成立了“职业联盟筹备工作组”,继续推动职业联盟筹建工作……

然而,在筹备工作推进的过程中,职业联盟筹建的难度超出预期,有关各方在涉及职业联盟责权利方面迟迟未能达成一致,也使得联盟出炉时间一推再推,从最初时间表里的2017年初一直延迟至今。

“筹建职业联盟是中国足球管办分离和政社分开持续推进必须要做的重点工作,但换届前的足协与筹备组在很多原则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使得相关工作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推进。”一位曾参与职业联盟前期筹备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例如筹备组希望借鉴海外先进职业联盟的经验,将自主权利和品牌效应推至最大化,但当时的足协方面还是在联盟里掌握更多甚至是主导性的话语权。

今年8月足协完成换届后,职业联盟筹备工作明显提速。

在10月举行的足球职业联盟筹备工作专项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表示,职业联盟筹备工作进展顺利,预计年底前可以成立,其主席将由16家俱乐部提名和选

举产生,中国足协将不持有职业联盟股份,只对联盟董事会主席的选举进行监督。“足协将对职业联盟给予充分授权,推动职业足球发展的专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国际化。”

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注册等程序较为复杂,职业联盟要想在年底前成立几无可能。

在本月初由中超俱乐部、政策法规部门、专家以及社会人士参加的职业联盟研讨会上,包括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在内,与会各方达成的一致意见是按照《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要求,尽快推进职业联盟组建,预计最快将在明年春节后完成注册。

职业联盟能带来什么

虽然职业联盟的筹建一波三折,但联盟的出炉对于推动中国足球职业化深化改革可谓势在必行。

按照此前的规划,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将是“与中国足协平行的一级社团法人组织”,届时各俱乐部将在竞赛、管理、运营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权益。

此前结束的职业联盟研讨会,更是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包括中超联赛在内的国内足球职业联赛,其未来发展将更趋规范,俱乐部发展、青训、职业合同、外援政策及球员限薪等改革势在必行。新成立的职业联盟,将在此过程中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

以职业足球发展较为成熟的英格兰为例,目前共有英足总、英格兰足球联盟和英超联盟等3个机构,对下属足球事务进行管理,但三者具体分工不同,责权利明晰。

英足总主要负责组织和管理英格兰国字号球队,并负责监管英格兰所有职业和业余足球活动;英格兰足球联盟是英格兰职业球队组成的足球联盟,负责组织、运营和管理由英格兰职业球队参加的赛事(英超联赛除外);成立于1992年的英超联盟则主要负责组织和运营英超联赛,同时也是英超联赛转播及其他商业权利的全权代表。

据了解,未来的中国足球职业联盟,前期将主要负责中超联赛的管理和运营。

根据今年3月德勤财务咨询发布的《中超联赛2018商业价值评估白皮书》,中超联赛的商业价值再创历史新高,总收入达到15.93亿元,相较于联盟初期增长了近30倍。预计国内足球市场赞助规模将在2022年接近23亿元,职业联盟将在中超联赛市场运营上扮演重要角色。

不过,足协对职业联盟也有自己的诉求。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此前就明确表示,足协方面期待职业联盟能够更加支持国家队建设。

当然,即便职业联盟成立,也不能奢望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诸多难点就会迎刃而解。前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在接受采访时说:“建立职业联盟肯定要比现在的体制要好,但是怎么走好还要看我们如何加强沟通协调,真正把足球民主化的机制建立起来。”



苦战必赢 天耀眼



中国篮球五味杂陈的2019

源自血液和骨头里的热爱

边境小镇克林根塔尔的“跳雪情缘”

新华社记者 刘畅

克林根塔尔镇上一条不起眼的小溪——次沃塔,从西向东,流着流着就成了边境河,一边是德国,一边是捷克。在边境公路的路灯上,贴着跳台滑雪世界杯克林根塔尔站赛事的漫画。

赛事期间小镇住宿紧张,记者要每天算好时间,搭乘只有一节车厢的火车,从另外一个滑雪小镇舍内克,穿过森林草地,赶往赛场。如果不慎多坐一站,就到了捷克。

“跳雪小镇”所在的德国萨克森州北部与波兰接壤,南部与捷克相邻。从福格兰特竞技场挥舞的旗帜来看,从波兰驱车而

来的观众不在少数。常住人口只有八千人的市镇,却有着可以容纳一万八千人的跳雪赛场。15日男子个人决赛时,看台站满了一大半。

小镇居民对跳雪不是好奇围观,而是源自血液和骨头里的热爱。

克林根塔尔有两张地理名片,一是乐器制造,二是冰雪运动。在镇中心广场宣传栏里,这两项是最主要的内容。这里匠人辈出,出了不少制作小提琴、手风琴和口琴的“音乐手工业者”。有乐器制造文化做积淀,越来越多的音乐比赛、演奏会和演唱会在这里举办。同时,冰雪运动深入人心,跳台滑雪、越野滑雪、北欧两项等项目颇受欢迎。

将音乐和冰雪结合最好的案例是福格

兰特竞技场。HS140大跳台是小镇第一地标,以难度大著称,本赛季第一次承办女子大跳台世界杯赛。每年夏季举办跳台滑雪世界大奖赛,冬季举办跳雪世界杯。北欧两项世界杯,以及一些洲际和其他级别的冰雪赛事也落户福格兰特。没有比赛时,这里就成了露天音乐会的完美现场。

历时31个月建设,耗资1900万欧元,福格兰特竞技场在2006年竣工后第一年就接待游客7.5万人次。游客可以搭乘轨道升降车抵达裁判塔、现场解说和直播室以及运动员等候区参观,现在还可以选择“飞行舱”项目,逼真地体验跳雪给人带来的感官冲击。

小镇不是从一开始就有如此高级别赛道。上世纪30年代,当地人提出这一设

想。1959年,跳台建好,当时只有89.5米,此后经过十多次扩建,在1985年时达到107.5米,1986年承办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跳雪世界杯赛。90年代初,该赛道废弃。

如今,除福格兰特大跳台外,小镇还有很多为不同年龄段青少年设计的中小跳台。记者在克林根塔尔政府办公楼旁就看到一个为儿童设计的微缩版滑草跳台。

在小镇居民看来,跳台不是冰冷的建筑,曾在上面飞越的人和故事组成了小镇的运动灵魂。在距离德捷边境线只有几百米的跳台世界杯赛。每年夏季举办跳台滑雪世界大奖赛,冬季举办跳雪世界杯。北欧两项世界杯,以及一些洲际和其他级别的冰雪赛事也落户福格兰特。没有比赛时,这里就成了露天音乐会的完美现场。

在克林根塔尔音乐和冬季运动博物馆里,记者看到了最早拍摄于上世纪20年代“小镇青年”的跳雪照片。当时还没有围在落地滑翔区的看台,人们顺着山坡,沿着赛道,站在两边欣赏得津津有味。

小镇“跳雪青年”里最出名的是哈里·格拉斯,1956年科蒂纳丹佩佐冬奥会跳雪铜牌得主。格拉斯是地道的克林根塔尔人,当时摘得一枚奥运银牌。博物馆里珍藏了他的“飞行照片”、海报和奖牌。

(据新华社德国克林根塔尔12月15日电)